



第十九章 当你也在看向我

翌日吃早餐的时候，秦家的人都到齐了，却没有见到苏晋庭。

美盼下楼的时候才想起来，他昨天离开自己房间的时候，说过晚上要给她打电话的，不过最终也没有打。

她其实一晚上都没有休息好，最近藏在她心中的事越来越多，想到今天还约了梦梦，她甩了甩头，刚走进餐厅，就听到秦媛指着报纸在嗤笑：“……不得不说，现在的八卦传得不是一般的快，按照上面写的，那这是昨天半夜的新闻，今天就上了头条呢。我们秦氏有这个姓苏的男人之后，曝光率也真是与日俱增呢……爸，你是不是考虑要给他点儿股份了？没准还能够影响我们秦氏的股价升降呢。”

美盼听得出来，秦媛那最后一句话，所谓的给股份、影响秦氏股价的话，明显就是讥讽。

她虽然不太懂秦氏的运作，商业上的事，她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继承秦媛那点儿可怜的浅薄手段，但最基本的一些东西，她还是知道一些的。

比如说，秦氏是家族企业，有些根深蒂固的资产和地位，在整个C市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，地位自然是不可撼动的。大概最让爷爷痛苦的，应该也就是只生了一个女儿，膝下无子，他却没有再娶，而是让女婿入赘。可惜了自己的爸爸也不是经商的料子。可就算是这样的情况，秦氏依旧屹立不倒。

这样的企业，如果说要靠着某个高层的绯闻八卦来控制着所谓的股价高低，那么显

然就成了一种让人不屑的手段。

秦齐林拿过秦媛递给他的报纸看了一眼就丢在一旁，脸上的表情也没多少起伏，正好见到进来的美盼，他不动声色地将报纸翻了一页，那个头条的黑色字体就正好最明显地躺在那里。

美盼走进进去的时候就听到秦齐林在说，语气还很是欣慰的样子：“晋庭的年纪也不小了，有个谈得来的对象也正常。昨天我看到他匆匆出门了，当时脸色也不对劲，不过也能理解，女朋友生病连夜进了医院，这事本来就不是小事，就是这个女朋友的身份稍微特殊一些……你别总是有事没事就针对他。”

秦媛切了一声，还是那种不屑的样子，不过没有再接话。

黎展明一直都坐在一旁，看着那样的八卦头条，眸光有些复杂，不过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一贯都不会发表言论的。

只有美盼在坐下来之后，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那张报纸，显眼的黑色字体，很清楚地就能见到只言片语。她这会儿才算明白爷爷口中“女朋友的身份稍微特殊一些”是什么意思。

她想起了之前的那个关于文静怡的采访报道，当时就有媒体说过，她的背后有一个男人，那个男人，就是苏晋庭。

可她仿佛还是可以想到苏晋庭对自己说的话——他和文静怡没有什么，是报纸乱写的。那么现在呢？

半夜，生病，他又急急忙忙赶去医院……

美盼下意识地捏紧了手中的调羹，嘴里还没有吃进去任何东西，心里却已经五味杂陈，难以形容的滋味儿在舌尖不断地晕开。

她不知道，其实这种失落到连自己的心都在一瞬间跌入谷底的感觉，是失望，是难受，还有一种涩涩的感觉，膨胀在她的心尖上，以至于当用人端上来一碗白米粥的时候，她失魂落魄地拿着调羹就舀了一勺送到嘴里，结果被烫得直抽气。

“怎么那么不小心？”黎展明坐她边上，见美盼惊呼了一声，连忙放下筷子关切地问。

美盼是真被烫到了，舌头疼得很，她站起身来说：“我去里面喝杯水，刚刚不小心烫到了。”

秦媛没什么表情，自顾自地吃着东西。秦齐林叮嘱了一句“小心点”，美盼就急急忙忙进了厨房，从冰箱里拿了一瓶冰水，打开之后，就仰着脖子一口气喝了大半瓶。

“怎么大清早就这么莽莽撞撞的？”

黎展明的声音忽然从身后传来，美盼愣了一下，连忙放下手中的水。

“喝这么多冰水，对身体也不好，盼盼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美盼转了一下手中的水，勉强扯出一丝笑来，“爸，你怎么也进来了？”

“进来和你说几句话。”

黎展明顿了顿，看着美盼：“你刚刚那样子失魂落魄的，就是因为苏晋庭半夜去医院的

事？你说连我都看出来了，你妈和你爷爷会没有察觉吗？”

美盼心头一惊，并不擅长掩盖情绪的她这会儿眸光乱闪，心里还在自问——真有那么明显吗？

黎展明是看着美盼长大的，哪会不知道她在想什么？她紧张的时候喜欢掐着手背的动作，黎展明看得一清二楚——男女之间的那些事情，说起来真是虚无缥缈的，可也是最能够印证什么叫作“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”的。

他们自以为隐藏得很好，旁人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

“囡囡，爸爸就问你一句话，你老老实实回答我，这儿没有别人，就你和我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了苏晋庭？”

美盼越发紧张，本能地摇头：“爸爸，我没有……”

“你的眼睛会说话。”黎展明截断了她的话，叹息道。他抓着女儿的手，虽然在竭力控制自己的语气，可美盼还是听得出来他的语气分明带着失望。他语重心长地劝告：“你骗得了谁呢？囡囡，你从小就在我的身边，别人或许是女儿和妈更亲一些，可我知道你的那点儿心思，你是什么样的女孩儿，爸爸会不清楚吗？你问问你自己，什么时候对一个男人的事如此上心了？你刚刚那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就是因为苏晋庭……你喜欢他。”

黎展明此刻说的喜欢，不是疑问，而是陈述句，带着肯定的陈述句。

美盼的心头全是茫然和慌乱，又听到黎展明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现在还来得及。”

他说：“盼盼，你听爸爸的，苏晋庭这个男人，我不敢说他是好还是坏，可能他对你的吸引力太大了，但是他真是你沾不得的男人。不说他好，也不说他坏，单是他和秦家的关系，在我看来就太不单纯了，你应该知道你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……女儿，有些话爸爸不好直接和你说什么，但你今年21岁了，我知道你一直都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儿，有些东西，你不可能真看不出来……你想要谈恋爱，找谁都行，就算你爱上了一个穷人家的男孩儿，爸爸也一定尽力帮你争取，可苏晋庭真不行，你赶紧把这份心思收一收。”

下午和崔惜梦约定的见面时间还没有到，美盼就已经等在了两人约的地方。

她心情不好，频频看着手机，看的却不是时间，而总是会下意识地去点通话和短信两个软件，像是得了手癌一般，明明知道什么都没有，可她就是忍不住。

心底有一个声音在问她：秦美盼，你在期待谁的电话、谁的短信？

还有另外的声音，是爸爸上午在厨房和自己说的话——你想要谈恋爱，找谁都行，就算你爱上了一个穷人家的男孩儿，爸爸也一定尽力帮你争取，可苏晋庭真不行，你赶紧把这份心思收一收。

她感觉自己的脑袋就像被撕裂一样，难受，胀痛，不知是不是没有休息好引起的。将手机丢在一旁，美盼伸手抱着脑袋，刚长长地叹息一声，忽然就听到对面传来一阵声响。

她抬起头来，见到崔惜梦戴着一副墨镜，已经坐下来了。

“怎么了，脸色这么臭？”是崔惜梦先开的口，她让服务员给她上了一杯白开水，然后拿下了墨镜。她的脸色似乎很红润，不过眼底有一层很浅的黑眼圈，看得出来是没有休息好的原因。

美盼一见到崔惜梦，就将心烦的事抛诸脑后，她还有更重要的事要确定。

“梦梦，我有事要问你。”

她开门见山，崔惜梦显然比她更干脆，马上就接话：“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事，我也有事要问你，可能我们要问的是同一件事。”

两人是多年好友，眼神的交流多多少少都能够知道彼此心里在想什么。

美盼之前猜测得八九不离十的事情，这会儿已经从梦梦的眼神中完完全全地确定了，她脸上的表情是内疚又是痛苦，伸手抓着崔惜梦的手，低声说：“对不起，梦梦，我连累你了么？那你那天晚上，是……”

“被一条狗咬了一晚上而已。”崔惜梦嘴里说得轻巧，不过美盼却是瞧出来了，她说这话的时候，脸色明显是闪过一层红晕，手还下意识地往自己的脖子上拉扯。

她自己也算是个过来人了，这么点儿举动哪会瞧不出来。

“……真的对不起，我知道肯定是那杯饮料，你喝了大半杯……”美盼咬着唇。

崔惜梦当然不会怪美盼，只是觉得自己倒霉，倒霉就算了，她觉得自己是倒了血霉，还是累积了八辈子的血霉。

否则的话，就算是被一个路人给……那个了，也好，偏偏是那个历承易，这又算怎么回事？

天知道，当她从历承易的床上醒来，看着身边躺着的那个男人的时候，她真以为自己做了一个噩梦。可男人却突然睁开了眼睛，眸光灼灼地凝视着她的身体，伸手掐着她的下巴，似笑非笑地告诉她：“小梦梦，没想到你的胃口这么大，哥哥我昨天晚上差点儿被你给弄死。”

当时，崔惜梦就觉得自己头顶闪过一道惊雷，正好劈中了她的脑袋，她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完完全全蒙了。

后来她赏了历承易一个耳光，踹了他一脚。

崔惜梦有一个堂哥，和她关系很好，她15岁那年就跟着堂哥学了几年的跆拳道，所以对一般的男人不在话下。历承易虽不是一般的人，不过在没有防备的时候，还真被她踢得直接滚下了床。

历承易一丝不挂，赤裸着身体，丝毫不忌惮地站在她面前，咬牙切齿地怒骂的声音到现在还环绕在她的耳边，成了魔音……

“崔惜梦，你真是狗咬吕洞宾，昨天晚上是我救了你……别以为你是第一次就跟吃亏了似的，我他妈一晚上伺候着你，什么样的姿势都满足你，让你爽得直哼哼，差点儿就被掏空了不说，你现在还敢踹你男人下床？我告诉你，我历承易现在不仅是你的男人，还是你的救

命恩人！你再给我横，我不收拾得你下不了床，我他妈跟你姓！”

崔惜梦的太阳穴重重地跳着，一回想起历承易那几句话，愤怒的感觉会随着不安和深深的后悔而来。

她可以告诉自己，把那荒唐的一夜给彻底忘了，可自己的身体……哪能撒谎？

为什么偏偏就是那个男人？

服务员送上来两块蛋糕和一杯白开水，美盼将白开水递给崔惜梦，见她脸色也很是勉强，忍不住说：“梦梦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”

崔惜梦当然不会真的怪美盼什么，本来就是意外，何况自己被折磨得这么惨，估计美盼也是差不多的遭遇：“别这么说，我找你出来，不是要你道歉的，你也不知道会这样，道歉做什么。”

美盼垂下眼帘，低声说：“可你真是因为我才会这样……其实我怀疑的就是宋薇薇，那天晚上在那个地方，除了她对我有敌意，别人也犯不着这么处心积虑地对付我，还是用这种狗血又卑鄙的手段。”

崔惜梦想得可比美盼透彻，这些事情，她心里也是有点儿数的，一时也没有说话。美盼咬着唇，小心翼翼地看了她两眼，能够看出来她有些心不在焉，又心浮气躁。说起来，崔惜梦算是她们一群人之中最优秀的一个人，也许家庭条件未必是最好的，可她本身的气质好，本来就是她们系里面的系花，追求她的男孩儿挺多的，她倒也不是真的心高气傲到一个都看不上，只是一心扑在了学业上——在她们的认知之中，崔惜梦就是那种清心寡欲的学霸。

可她现在……

美盼终于还是问：“梦梦，我知道我这么问，你可能会……但是我真的是担心你，你那个……和谁……”

好不容易把话给说出口来，崔惜梦表情寡淡，美盼倒是自己先红了脸，仓促地握着咖啡杯子，也许是想到自己一整晚和苏晋庭的那种画面，多少有些不自然。

崔惜梦倒很快就开口接话：“你是想知道那个男人是谁？”

美盼的脸色更不自然了：“梦梦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是怕你……怕你……”

“行了，我真没有怪你。”崔惜梦摆摆手，拧着两条细长的眉，手指在玻璃杯的沿口划动了两下，语气谈不上是释然，不过也的确是没有耿耿于怀，“国宝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希望我们都是不幸之中的万幸，我知道你也中招了，不过我最先担心的，和你现在担心我的一样，只是现在看你这样子，我就确定，你应该是让苏晋庭给拿下了。”

她端起开水浅浅抿了一口：“我的事你就别担心了，我今天之所以喊你出来，就是要和你说，既然发生了，我已经接受了，至于那个人是谁，不重要。”她顿了顿，又浅浅弯唇，“不过话说回来，要真是宋薇薇干的，倒也是歪打正着，让你和苏晋庭有了很大的一段跨越。”

美盼这次不只是脸色不自然了，心跳更快：“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和苏晋庭……”

“你知不知道你每次一提到苏晋庭，眼睛就会发光？”崔惜梦打断了美盼那些蹩脚的解释。

美盼却是下意识地伸手往自己的脸上抹：“我又不是外星人，眼睛怎么可能发光？你乱说……”

“我是不是乱说，当事人现在心里应该是很清楚的。感情的事，不需要想得太复杂，简单点儿会更快乐。如果他注定是你的，那你怎么逃都是逃不掉的，因为这也可以算是你的命运。”

那么她呢？

女孩儿的第一次，怎么说都是宝贵的，她虽不是那种思想迂腐的人，可哪个女孩儿会不重视自己的第一次？会不希望自己的第一次给的是自己最爱的那个男人？

她现在却……历承易啊历承易……

那个讨厌鬼！

崔惜梦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坐在车子里，头疼欲裂，没有休息好，加上心烦意乱，让她很想抽烟。

没有人知道，其实她会抽烟，在她15岁的时候，她就学会了抽烟。

因为她的心中一直都住着一个人，她偷偷地看着他已经有整整十年，每一次见他抽烟，她就会怦然心动。15岁那一年，她亲眼看着那个她心心念念的男人躺在床上，怀里抱着一个女人，眯着眼睛抽烟的样子……

现在想起来，竟然还是会觉得难受。

那一天是她15岁的生日，她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，就是这样一幕。后来她也学会了抽烟，原来尼古丁的味道真的有麻痹神经的功能呢。她今年21岁了，事情都过去六年了，他好像还是原来的那个他，始终都不知道她曾经偷偷倾心他有十年的时间，见到她的时候，他还是会摸着她的脑袋，告诉她“好好学习，好好生活”。

崔惜梦不是没有想过，也许有一天，自己也会疯狂地爬到他的床上，在他的身下奉献出自己最宝贵的。她将这段感情如此小心翼翼地珍藏着，连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亲人、朋友都不曾发现。他每个月出差一次，她每个月都会抽一次烟，因为夹着烟的时候，她总是会想到他性感魅惑的样子。可现在，她好像真的失去了一切的资本，他是那样优秀，她在他的身后拼命地追赶，希望有朝一日能与他比肩。但是现在，她还没有追上他，却陡然丢失了最纯洁的东西，她怕再靠近他，却因为自己是不干净的，会让他连对着自己笑都不愿意。

唇齿的味儿越发苦涩起来，崔惜梦的气息急促了一些，仪表盘上的手机忽然一阵震动，她纤细的手指夹着白色的女性香烟，另一只手时轻时重地压着自己隐隐作痛的太阳穴，长长的睫毛抖了两下，抬起眼帘扫了一眼屏幕上的来电号码。

结果，她本来就犯疼的太阳穴，疼得更厉害了。

历承易！

这个该死的男人，她明明没有存他的号码，为什么现在屏幕上会跳出他的名字？他竟然还敢动她的手机！她的手机明明设了密码的，他是怎么打开的？

崔惜梦懊恼极了，她当然不会接历承易的电话，直接拒听之后，就设定了“阻止号码来电”，她放下车窗，散了散车厢的气味儿，这才驱车离开。

苏晋庭从医院出来之后，郑元林就已经等在了门口，大概是见他神色略略有些疲惫的样子，郑元林上前就说：“苏总，要不要先回家休息休息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

苏晋庭伸手扯了一下领口，又揉了揉眉心，才问：“我让你办的事都办妥了吗？”

郑元林知道苏晋庭说的是什么事，点头：“之前在酒店就直接找到了那个张洛，比秦小姐高一届，也大一岁，她已经承认了，那件事情的确是宋薇薇干的，但是宋家那边……我暂时还没有动作，等苏总您的吩咐。”

苏晋庭点头的同时，已经弯腰坐进了车厢。

郑元林也急忙上车，坐进驾驶座，发动了车子。透过后视镜看着坐在座位上闭目养神的男人，郑元林想了想，又问：“苏总，那个叫张洛的女孩儿怎么处理？”

苏晋庭是真有些累了，毕竟一晚上没有休息。

昨天半夜的时候他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说文静怡在拍摄的时候被道具砸伤，她在C市没有什么亲人，身边也只有一个助手，不过因为砸中的地方是腿部，而且当时要立即做一个手术，需要家属签字，当时她就让助手联系了自己。

这种情况下，苏晋庭自然不会置之不理。以前简姨身体不好、需要动手术的时候，文静怡和她的父母就帮了很大的忙，在他的心中，对文静怡就算没有爱情，也有友情和感激之情的存在，所以他匆匆赶去医院，帮她签了字，等她动完了手术，又陪了她一会儿。后来他才发现天都快亮了，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文静怡正好清醒过来，告诉他，外面估计有记者。她是在拍摄场地出的事，一大堆的媒体记者都闻风前来。苏晋庭只得让郑元林马上安排，把记者遣散之后，已经是这个点了。

“和美盼同一个学校的？”他依旧是闭目养神的状态，只薄唇掀动。

郑元林：“是的。”

“什么系？”

“好像是法学系的。”郑元林说，“我调查过她的底细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调查的，学习成绩不错，不过家庭条件很一般，所以在学校也算不上出类拔萃。和宋薇薇私下关系好像是不错，应该是通过吴舜华认识的。我还调查到，她父亲早逝，有一个舅舅，一直都在照顾她和她母亲，只是她那个舅舅也是个泥菩萨过江的状态，前段时间好像还欠了一屁股的赌债。”

苏晋庭剑眉微微一蹙，依旧闭着那双深邃的眸子，可那听上去显得有些漫不经心的声

音，却已经染上了凌厉……

“赌博，倒真是一种不错的娱乐。”

男人说话的时候，长指轻轻地敲着膝盖，这无声的动作衬得他的声音越发低沉：“要是聚众赌博了，那是不是应该被判刑？”

郑元林很快就应了一声是，然后又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苏晋庭，他还是闭着双眸，周身的气场都仿佛安静了下来。

可郑元林却知道，苏总这次是动怒了，否则那种不相关的人，他压根儿就不会放在心上。至于那个张洛，千不该万不该做的就是动了苏总的人。想到苏晋庭那些对付人的手段，他不禁替张洛捏了一把冷汗，更为宋薇薇的将来感到担忧……

结果苏晋庭告诉郑元林：“宋薇薇？我没兴趣对付那种一点儿不懂事的小丫头，她喜欢折腾，就让吴家的人去折腾。”顿了顿，他又说，“约一下吴木，就说我要见他。”

郑元林把苏晋庭送到秦家时，已经是下午3点了，苏晋庭下车之前吩咐他：“你在车子里等我一会儿，我进去一下马上出来。”

他知道，苏先生肯定是进去看秦小姐的，刚刚在路上的时候，就见 he 拿出手机看，不过手机应该还是没有电了，所以一路上他又频频看腕表上的时间。

他在苏先生身边有多久了？

他只比苏晋庭小三岁，跟着他却已经有快七年了吧？他是亲眼看着这个男人用自己的一套手法，在这个险象环生的商圈里面，建立起一个属于他苏晋庭的王国，到了现在，王国屹立不倒。

一个男人从零开始，没有任何的靠山，要做到如此的成功，当中的付出那肯定是要比别人多几倍都不止，而这些付出之中，也包括了要足够地冷血和沉稳。

这么多年来，他可从未见过苏先生对哪个女性能够重视到这样的地步，当然他也知道，苏先生过来C市，为的就是秦小姐。

各种缘由，他知道得并不具体，却也算是略知一二，可他同样也看得出来，现在的苏先生，对秦小姐的重视，并不是抱着最初的那个目的。

而是，很单纯地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重视。

苏晋庭进了秦家大门，正好看到秦媛从楼上下来，她今天估计是没有出门，身上穿着家居服，手里拿着手机，正在讲电话。一见到苏晋庭，她的脸色沉了沉，只匆匆说了一句：“知道了，暂时先这样。”就挂了电话。

苏晋庭英气逼人的五官上有着明显的疲态，不过气场依旧，只是眉宇间都是寡淡的表情，斜眼都没看向秦媛，直接就朝着楼梯口走去。

秦媛倒不在意他这种傲然的态度，不过还是拦在了他的面前。

两人在楼梯口站住脚，苏晋庭蹙眉，还没有出声，就听到秦媛那略略有些尖锐的声音，

语带讥讽：“你回来做什么，找美盼？”

苏晋庭本来心情就阴郁，他脸上没有表情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很有压迫力，然而秦媛对他的敌意更浓：“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我知道别人可能会怕你的眼神，不过我不怕。苏晋庭，实话实说吧，我这个人最不喜欢的是拐弯抹角，你作为一个男人，看美盼的眼神是什么样的，你真当别人都是瞎子吗？我警告你，秦家，不是你能乱来的地方。”

警告？

苏晋庭忽然就笑了，双手缓缓插入西裤口袋，他抬起眉头的样子显得有几分慵懒，可眉宇间其实都是不屑：“你凭什么认为，我苏晋庭做什么事，要什么人，还得经过你的同意？”

秦媛嗤笑：“口气倒是挺大的，你在别人面前可以这样，但是这里是秦家。秦美盼，她是我秦媛的女儿。”

“你的女儿？”苏晋庭极快地接话，不过只是带着反问的四个字，话音刚落下，就听到身后有脚步声，大概正好是有用人从厨房出来，见到了正门口进来的人，叫了一声“秦小姐”。

苏晋庭后面的话慢慢咽了回去，可看着秦媛的眸光，仿佛是将整个世界上最阴暗的一切都吸入了眸子里，深沉得让人的脊背阵阵泛冷。

秦媛也确实不由得从脚底升起了一股冷意，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，刚刚苏晋庭反问的时候，那种眼神太过可怕又透明，就像带着一种魔力，让人不寒而栗不说，好似还可以穿透她的身体，好像她所有的一切在他的眼皮底下其实都是透明的，什么都瞒不住。

秦媛的心脏重重地跳着，眼神一闪，也见到了进来的美盼，一时手心竟有冷汗渗出来。

苏晋庭头也没回，越过秦媛就直接上了楼。

美盼一进屋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气场，仿佛整栋房子都会随之被冰冻了一般，她一抬头就见到苏晋庭的背影，笔挺颀长，却也是冷漠又疏远的。

她以前总觉得，苏晋庭站在自己的面前时，永远都是和在别人面前不一样的，可现在她又觉得，其实自己距离他也很远。

这个远，大概真的不只是十岁的距离吧。

秦媛将美盼眼中那些复杂的情绪看得一清二楚，她本来就在苏晋庭那边受了气，这会儿哪能那么好说话。

秦媛上前就拽着美盼的手：“跟我过来，我有话要和你说。”

美盼被她拉得跌跌撞撞，不耐烦地挣扎：“妈，你能不能轻点儿，我疼！”

“还知道疼？就不知道错？”秦媛甩开她的手，让本来在客厅打扫的用人先下去，等人走干净后，她才指着美盼的鼻子，一字一句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把你的那份心思给我收起来，我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提醒你了，但是这一定是最后一次，如果你再敢和苏晋庭私下乱搞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

这话虽也是事实，可实在难听，美盼的心情本来就不好，苏晋庭和文静怡的八卦报道让她心烦意乱了一天不说，一回来见到了他，他却是头也不回地上了楼。她心里烦躁，现在又被秦媛拉着教训，她觉得自己的脑袋都快要炸开了，心底深处的那些脾气也不由得冲了上来，张嘴就大声反驳：“什么叫作乱搞？我今年才21岁，就算真和谁怎么样了，那也是谈恋爱的表现不是吗？在你的眼中，我就是那样的人吗？只要对方不是你喜欢的，就是乱搞？”

“这么说来，你还真喜欢苏晋庭？他现在就在楼上，需要不需要我和你一起上去和他表白？”

美盼又急又气，脸色涨红着，也不知道是被气的还是羞涩的表现，整个人直跺脚：“我和你说不清楚，我不想和你说，你对苏晋庭有什么意见是你的事，和我没有关系，我拜托你，能不能放过我……我都说了我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……”

美盼越说越激动，那些气血冲上了她的大脑，让她的太阳穴重重地跳了两下，她脑袋一热，脱口而出：“那个文静怡不就是他的女朋友吗？人家都有心肝宝贝了，我算是什么东西，你犯得着一天到晚盯着我吗？你放心，我答应你的事情我做得到的！反正明天就上学了，我同意找个男人谈恋爱。”

其实她现在的样子，更像是吃醋、恼气。

美盼自己没有察觉到，秦媛却是看得出来，毕竟感情才是最容易让当局者迷的事。秦媛深深地看了她两眼，忽然就笑了一声：“是吗？那对象是我给你找，还是你自己找？”

美盼学着她的样子，也笑了一声：“你不就是希望我找个让你称心如意的吗？妈，你找就好，只要不是歪瓜裂枣，我都同意，这样行了吗？”

上楼的时候，美盼的胸口还在剧烈地起伏着，大脑也还处于充血的状态，那种激烈的情绪一直都在她的胸腔口震荡着，她伸手抹了一把脸颊，发现自己的额头竟有热汗渗出来，可胸口的那个位置，根本就不是热的，而是凉的。

她的房间在二楼，从一楼到二楼不过二十级的台阶，她却觉得自己走得腿都疼。

莫名其妙的失落，不知是从何而来，脑袋里面频频闪过的竟都是苏晋庭那冷硬的背影。这种时候她才会觉得，原来他想要靠近自己的时候，是那樣的容易，而他转身冷漠地面对自己的时候更是随心所欲，她才是那个被他牵着鼻子走的人。

可这样的感觉，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
她竟丝毫没有察觉。

打开房门的时候，美盼握着门把手顿了顿。其实她心里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期待着什么，一颗心慢慢地悬起来，深吸了两口气之后，她拧开房门，走进……

里面什么都没有。

悬着的心再度沉下来，慢慢地跌到了谷底，这种感觉，直接从失落变成了失望。

她大概以为他在这里。

想多了吧，秦美盼。

可为什么心会这么酸呢？一个苏晋庭，到底能够影响到何种程度？

美盼又是一晚上没有休息好，她不想承认，自己前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其实不过是在等待着什么，等到10点多的样子，她听到楼下的车库有引擎声，跑到窗口一看，真的是苏晋庭。

他身上的衣服没有换，应该是走得很急，手腕上只挂了一件外套，就直接上了车，不出两分钟，美盼就见那车子疾驰而去，最后连车尾灯都快速消失在眼皮底下。

她躺回床上，拿着手机，开锁，上锁，开锁，上锁，反反复复了无数次，最后也不知是怎么睡着的。

她和秦媛已经达成了协议，一大早，美盼准备去学校的时候，秦媛就拿着一张照片走了过来：“今天晚上7点，华贸酒店，和他吃顿饭……怎么谈恋爱总不需要我教你吧？”

美盼暗暗呼出一口浊气，拿过照片只扫了一眼，倒还真不是什么歪瓜裂枣的，她应付地点了点头，就带着自己的东西出了门。

因为临时换专业的关系，她之前还有一些材料没有递交齐全，所以今天她到了学校就直接去了校长室，结果人刚走到校长室门口，迎面就冲出来一个人，将她撞得踉跄了好几步。

美盼连忙伸手撑在了墙上，好不容易稳住身体，刚要抬头，头顶就响起一道尖锐的女声，隐约还有些熟悉……

“秦美盼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”

她看到的人，是张洛。

说实话，她对这个人真的是不太熟悉，以前在学生会偶尔会见到她和吴舜华一起，不过徐倩倒是和她说过好几次，当然都是形容张洛不是什么好人。

美盼觉得，她好还是坏和自己都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所以从来都不放在心上。那天去参加吴舜华生日宴的时候，张洛就站在宋薇薇的边上，不管是女人还是女孩儿，只要是个女性，看待同性的那种眼神，还是很容易就能够让人区分出来是带着善意还是敌意的。

所以美盼多少能够感受到，这个张洛并不喜欢自己，甚至还有着很浓的敌意。

大概是因为宋薇薇的关系。

美盼见她的脸色有些苍白，眼眶又红红的，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，她将手中要交给校长的材料捏紧了，低声问：“张学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为什么要看你的笑话？”

张洛本来就不喜欢美盼，她觉得自己能够在学校拥有的，都被她给抢夺了，可最让人痛恨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她明明抢走了属于你的一切，却仍然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。张洛在美盼的背后用一双怨恨的眸子凝视着她，美盼却没有丝毫的压迫感。

就是因为她是秦家的人，就是因为她的爷爷、她的母亲给了她这么好的条件，她就可以这样目中无人？

所以她要宋薇薇设计她，可为什么她现在还能若无其事地出现在学校，而自己却……

张洛自然是不服气，完全是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想法，指着美盼就说：“你还装傻吗？秦

美盼，我没有想到你也会这么狠，平常都是在装白莲花吧？不过你真不用得意，你现在这么对付我，将来一定会有报应的！”

美盼越发迷茫了，她到底是怎么惹到这个学姐了，以至于她完全是一副恨不得让自己去死的表情。“张学姐，你把话说清楚吧，平常我和你也不是特别熟悉，见了面都犯不着特地打招呼的，现在你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什么意思？我做过什么事了？”

“你继续装！当然了，你有资本装，你以前不是喜欢你的吴学长吗？全校的人都知道，现在却又让别的男人给你出头……哈，秦美盼，你骨子里就是这么淫荡的人吧？让我中途辍学，等于是毁了我的一生，秦美盼，就算我在宋薇薇面前说过你什么，那也是事实！你本来就喜欢吴舜华，她对你做了什么事，凭什么让我张洛来背黑锅？你会有报应的！你记住我的话，你一定会有报应的！”

张洛抹了一把脸颊，再是愤愤不平，她也不能真把美盼怎么样，嘴上说出口的话，再怎么具有打击性都好，可她知道，现在跌落谷底得不偿失的那个人，是她自己。

她狠狠地剜了美盼一眼，不等美盼说什么，转身就跑。

美盼是真有些莫名其妙，她到底做了什么，让张洛如此痛恨自己？

她头顶着这个问题进了校长的办公室。校长自然是认识她的，见到她就热情地站起身来。秦媛早已给校长打过招呼，所以美盼办手续很顺利。临走之前，美盼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……校长，恕我冒昧，刚刚我在门口撞见比我高一届的学姐，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”

校长一愣：“你是说张洛？”

美盼点头。

校长叹息一声，摇头：“她舅舅出了事，聚众赌博被抓了不说，警局那边还特地联系了我，说张洛在外面有偷窃的嫌疑。你也知道我们学校声望很高，她这样的学生，我们自然是要劝退的，何况她舅舅那边还会被判刑。”

美盼从校长室出来的时候，心神不宁。

张洛的事，其实和她也没有多少的关系，可张洛冲自己说的那句话，她却总会想起来——

“……秦美盼，就算我在宋薇薇面前说过你什么，那也是事实！你本来就喜欢吴舜华，她对你做了什么事，凭什么让我张洛来背黑锅？”

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
她是不是知道宋薇薇给自己下药的事，所以她才会说，这事现在是她在背黑锅？

可她自己也不可能一转身就对张洛做什么啊，难道她舅舅出事，还有她有偷窃的嫌疑都是凑巧？

不可能，如果是凑巧的话，张洛就不可能那么怨恨地对她说这样的话。美盼站在楼梯口，深思，难道那天晚上的事，张洛也是有份的，所以现在她这样……是以为自己在打击报

复她？

可自己没有做过的事，还能是谁？

美盼的脑海里很快就闪过一张五官冷峻的脸，知道她出了那样的事的人，除了他，还能有谁？

可是苏晋庭……

他现在不是忙着照顾他的那个名模女朋友吗，怎么还有心情帮自己做这样无关痛痒的事？

美盼抿着唇，一想到昨天他大半夜地匆匆出了秦家，一时心头涌上来最多的，绝对不是感激或是怦然心动，更多的还是那种，这两天一直在她五脏六腑徘徊着的酸涩。

她才不要他帮忙！

她才不要他的假好心！

美盼拿出手机，屏息，就靠着刚刚的那么一口气，想要给苏晋庭打电话过去，可号码拨通了，她又心跳加速地挂断了。

美盼觉得自己真没有出息，不过就是打个电话，再说这个电话问的可是自己的事情……

结果纠结来纠结去，整整纠结了十分钟，美盼还是选择打开短信，反反复复地编辑删除，编辑删除，之后，发送了一条短信过去。

看着发送成功之后，她脸庞红了红，不知怎么的，她竟下意识地将手机给关机了，丢进衣服口袋里。



第二十章

不是一帆风顺， 我也会为你坚持到底

A市。

苏晋庭从医院出来的时候，神色冷峻又透着疲惫。他一只手拿着手机，另一只手上夹着半截烟，下巴处还有青褐色的胡茬儿。这样的形象，也许在别人的身上会显得邋遢，可因为这个人是苏晋庭，就丝毫不会给人这样的感觉，相反，只是衬出他身上另一种冷硬的气场。

“我知道……有点儿累……我估计要明天才能回去……”他举起手中的烟，蹙眉，深吸了一口，吞吐云雾的时候又沉声问，“让你办的事，都办妥了？”

手机那边是郑元林的声音：“是的，苏总，张洛那边已经确定是中途退学处理，吴木约的是后天下午2点。”

“嗯。”苏晋庭掸了掸烟灰，索性就将烟蒂丢进了医院门口的垃圾桶里，“美盼那边呢？今天上学了？”

“是的，上午就见秦小姐去了学校，应该是把专业给换好了。”

苏晋庭的眉峰蹙得更紧了一些，他当然知道她换好了专业，因为昨天晚上，她在秦家和秦媛说的那些话，他听得一清二楚。

苏晋庭没有出声，郑元林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并不敢挂电话，等了一会儿，才听到苏晋庭说：“等她今天放学之后，你去学校门口接她，机票让人预订好，你将她送上飞机，我会在这里等她，顺便预订一下明天早上6点的机票，不要让她上课迟到。”

他说完就挂了电话。

郑元林拿着手机，半天没有反应过来，后来才惊觉苏晋庭的意思，竟然是让秦小姐下午一放学就直接坐飞机去A市，然后明天苏晋庭再带着她回来上课。

郑元林轻轻地呼出一口气来，心里暗暗地琢磨着，是不是真有这么……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？

苏晋庭上了车之后，手机滴滴两声，有短信进来。

他单手捏着方向盘，将车子调转了车头驶出车位之后，这才拿过仪表盘上的手机。手机屏幕已经暗了下来，因为是他的私人号码，不可能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短信进来，所以苏晋庭还是按了一下开锁的键，上面显示的名字让他的眉头稍稍一挑，沉郁了一整夜的心情似乎也有些多云转晴的状态。

竟然还会主动发短信给他！

苏晋庭踩下刹车，打开短信，里面的内容却再度让他蹙眉……

“姓苏的，你管好你自己的女朋友吧，别再来插手我的事！以后你再这样我也不会感激你的。”

苏晋庭丢下手机，伸手扯了扯衬衣的领口，不过紧蹙的眉峰很快又舒展开来，他再度拿起手机，重新看了两遍那条短信，慢慢地，唇角缓缓勾起。

美盼这是中途换的专业，却也没有多少不习惯，因为以前她虽然是学广告设计的，但对摄影非常有兴趣，只要有时间，就会跑去摄影系听听课。

刚刚换了专业，事情挺多的，美盼有些手忙脚乱。好不容易下课了，崔惜梦竟然已经在等她，说是想要让她陪着去一个地方。美盼今天还有一个很严峻的“任务”，她想了想，说：“晚上我要去相亲。”

崔惜梦挑起秀眉：“相亲？”

“这是我换专业的条件。”

“让你去见谁？”

“不知道，不过我妈给了我一张照片。”美盼从包里翻出来，丢给崔惜梦看，结果崔惜梦却笑着说，“这人我认识，我还和他见过几次面。这人家里挺有钱的，是去年才从国外回来的，不过为人已经不仅仅是可以用放荡不羁来形容了，之前好像还惹上了官司，你知道罪名是什么吗？强奸……你妈怎么给你找了这么一个极品？”

美盼倒也谈不上什么失落不失落的，本来对这种事她就真不抱什么心思的，何况崔惜梦也不是不知道她家里是个什么情况。美盼拿过照片在手中甩了两下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无所谓是什么犯了，反正我只是和他吃顿饭，有秦家在中间牵线，他不敢把我怎么样的。如果人品差的话，那就更好了，省得我还要想个说辞去和我妈交代。”

崔惜梦看了她两眼，问：“你的苏大帅哥呢？”

“什么我的啊？他和我没有关系。”美盼低头整理自己手边的东西，“差不多了，我也要先回家一趟。”

崔惜梦想要说什么，不过看到美盼不愿意再多说的样子，她伸手捋了捋耳畔的碎发，自动闭了嘴，就和美盼一起朝着学校门口走去。

两人走到门口，就见到外面停着的两辆车子。

一辆是崔惜梦熟悉的，一辆是美盼熟悉的。

这大冬天的，历承易就穿了一件蓝色的毛衣，V领的，里面是白色的衬衣，下面一条黑色的裤子。他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，整个人倚在身后那辆深褐色的跑车上，竟也不会让人觉得不协调，而是透着一种让人难以驾驭的贵公子气场。

崔惜梦见过这辆车，已经是第三次了。

第一次是在历教授家里，第二次是在他的车库里，第三次，就是现在。

他竟然会来她的学校！

崔惜梦拧着秀眉，根本就没有打算和这个男人打招呼，表情很冷淡地别开眼，看向一旁的美盼，却见到了不远处还有一辆车子，此刻正好有人推开车门下来。崔惜梦不知道这人是谁，不过他走过来站在她们面前的时候，神色倒是恭敬又含蓄的。

“秦小姐。”

美盼看向郑元林，点了点头，可神情却是不善的：“你是来找我的？”

其实她心里也清楚，郑元林会出现在这里，肯定和苏晋庭有关系。他已经有两天没有联系自己了，今天她给他发的那条短信，他也没有回复，现在让自己的助手来学校门口堵她，算是什么意思？

她本来就是挺傲娇的小性子，这两天憋着一肚子的酸涩，偏偏还是自己最不愿意承认的那些感觉，憋得时间久了，也的确是会慢慢地顺应这种酸涩，可那是在别人不引爆的情况下，这个时候罪魁祸首要是来撩拨她几下，以她的那点儿小性子，哪还会忍气吞声？

郑元林能够看出美盼的冷淡，对此他心下多少也是有点儿数的，他低声说：“秦小姐，上车吧，我奉了苏总的命，带您过去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美盼吸了一口气，端着那小脾气，倔强的样子，要让苏晋庭见到了，估计还是会觉得可爱，怎么看着都可爱有趣。

“去你苏哥哥的床上，要不要去？”这话是历承易说的。

本就微妙的气氛，一瞬，降到了冰点。

美盼到底是女孩儿，又刚刚和苏晋庭发生了那样的事，历承易是苏晋庭的朋友，美盼是知道的，他看似调侃的一句话，却让美盼的脸色更难看了。

崔惜梦带着前所未有的抵触情绪看向历承易：“你以为人人都和你这样精虫上脑，动不动就把上床放在嘴边？历承易，我看你出门真应该带着床，这样的话，发情的时候随便找个人就可以就地解决。”

美盼其实也没有真把历承易的话当回事，毕竟他这种公子哥，习惯性地会这样开玩笑，反正也无伤大雅，她也并非矫情得一句话都说不得的人，不过倒是梦梦的反应让她挺意

外的。

崔惜梦一贯都是很冷淡的人，什么时候还会这么有情绪？——

郑元林虽然不太清楚历承易和崔惜梦之间的那点儿事，不过历少和苏总是好朋友，他也认识历少很多年了，但让那个隐形的“历大主厨”亲自来大学门口堵人的事，他还真没有见过。

估计谈恋爱这种事也能传染，苏总现在有了秦小姐，所以历少现在是准备对这个崔惜梦下手了？

他轻咳了一声，话还是对美盼说的：“秦小姐，我们还是上车吧，时间不等人。”

美盼脖子一仰：“我不上车，你回去告诉你的苏总吧，就说我没空，我晚上有约会了。”

郑元林为难极了，这秦小姐明显就是在耍脾气，可他又不敢对她怎么样，但人他是必须要接走的。见美盼要走，他不由分说地上前，拦住了美盼：“秦小姐……”

“郑先生，我可不想和你为敌，何况我也不讨厌你，你就别做让我讨厌你的事了。”

“秦小姐，您讨厌不讨厌我不重要，但是我总得向苏总交差……不管怎么样，您要有什么误会，或者有什么情绪的话，还是亲自和苏总说比较好。”

“谁误会他了？谁对他有情绪了？”美盼这两句话反问的语调还挺高的，脸上写着绝对不可能几个大字，横眉竖眼地说，“郑先生，你别乱说话，我对你们苏总没有任何的情绪，就是单纯地不想见他，我真的有约会。”

“秦小姐……”

“让开，你让不让开？再不让开，那我可就打人了啊……”

“秦小姐，抱歉了！”

郑元林知道多说无益，看了一眼历承易，见他直接挡在了崔惜梦的面前，他硬着头皮上前，把美盼的手腕给钳住，拽着她就往车子边走去。

美盼没想到他还真敢对自己动手，一时又气又急，不断地挣扎，偏偏这个男人的力气挺大的，她吃痛地直哼哼，嘴里骂骂咧咧：“我都说了我不要上车！喂，谁让你这么对我的？你老板？那个苏晋庭是吗？你放开我，我让你放开我——”

崔惜梦听到美盼的声音，刚要上前，历承易高大挺拔的身躯就往她面前一戳，似乎对于她刚刚那种充满了敌意的话也没放在心上。他伸手取下脸上的墨镜，把那张笑起来太容易让异性心动的俊容横在了崔惜梦的面前。他用墨镜挑起额前的几缕碎发，低声说：“别走啊，梦梦，我这都找了你三天了，你总不接我的电话是什么意思？真打算过河拆桥了？”

“历承易，你给我让开！”

崔惜梦见他的脸就这么横过来，有些懊恼地往后退了两步，眉宇间写着的就是厌恶两个字。历承易觉得自己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，因为从来没有哪个女人面对他的脸，还能有这样的表情。